

悼念陳前院長章義教授

■劉景寬 校長

我們高醫人最熟悉的陳章義教授、陳院長，是在民國77年到79年擔任高醫附設醫院院長。陳教授不僅是我所敬愛的老師，更因為他的公子陳立宗教授是我們高醫第23屆的同學，陳章義教授對我們班而言，也是親愛的父執輩。從我們在高醫求學至行醫服務、參與行政管理工作，陳教授都隨時給我們指導、忠告與勉勵。

今天，我謹代表高雄醫學大學，悼念與追思我們敬愛的陳教授、陳院長。陳教授才學淵博，畢業於台大醫學院醫學系，並獲得日本東京大學醫學博士。他是在民國46年受到杜聰明院長與鄭金松教授之邀請來到高醫，當時只有34歲，擔任內科學教授，自此奉獻一生精華歲月於高醫。

首先，我要引用他在附設醫院50周年時接受訪問時說的話：「我是為了要幫助老師杜聰明達成在高雄成立醫學院的夢想，才來到高醫服務的，既然是自己甘願來，當然就要歡喜做、認真做，全力為醫院來打拼。我幾乎是將自己的一生都給了高醫，從三十幾歲一直待到今天已經八十四歲了，從未離開過！」捨棄台大、南下高雄開疆闢土，陳教授說：「唯一的信念，就是要全力協助杜聰明校長，辦好高雄醫學院。」

陳教授與鄭金松教授建立了高醫內科，成立內科醫療與教學團隊，同時也是台大與高醫的連結。早期陳教授積極邀請台大的年輕醫師南來高醫，直至高醫第一屆畢業生進入醫院。也由於陳教授與台大的淵源，在他擔任內科及醫院領導者的三、四十年間，高醫持續獲得台大的支援。



▲陳章義教授

陳教授擔任陳振武院長時期長達9年的附院副院長並繼任為院長2年，與陳振武教授共同將高醫附院營運轉虧為盈，並且召募培育財務、教學、研究人才，使高雄醫學院與附設醫院快速發展，奠定轉制為高雄醫學大學的基礎，更是高醫附院品質提升的關鍵。由於他親身經歷高醫發展的關鍵期，他有非常深刻的感觸，因此他常常強調，高醫的發展是「…歷年所有『高醫人』的刻苦耐勞奮鬥之下，未得國家或社會財團之補助…之下自力更生，從無到有，且能得第一屆醫院評鑑時之『四大醫學中心』之一，其中高醫是唯一私立的，其他三中心全是國立的，最為高醫人之驕傲。從此以後一直保持著『醫學中心』的榮譽，應該歸功於『高醫是高醫人的』之一體感所賜。」

在醫學教學理念方面，在高醫，他是最早提出「醫即藝術」的教授（今天我們看到告別會場上也懸掛著這個他最重要的理念）。他認

為醫療是藝術，是關係著學問、學術、人格、思想之綜合；不僅是醫療的技術，還包括對患者的態度、和患者對醫師的信賴度等等。他對病患十分親切，言談幽默，視病如親。他認為醫學、醫術、醫德要三足鼎立，才是醫者；以現在醫學教育所重視內容的流行的用語「ASK」，即態度、技術、知識。陳教授數十年前就有如此信念，可謂真知灼見。

晚年的他擔心醫療商業化，與健保制度偏重服務量、而輕忽品質與醫學內涵的傾向，並質疑在自由世界的台灣推動統制式的社會醫療制度，會產生的衝突與不適。當高醫也進行推動績效制度，期增醫院競爭力與盈餘時，他也很擔心是否過度功利而成為商業化醫院。我曾有機會向他說明，我們產生的合理盈餘應可用來促進學校的教學研究，就如同宗教慈善醫院如馬偕醫院，將盈餘用來補助弱勢、推動偏遠志工醫療一樣，他才比較放心。後來我們更清楚，陳院長一直認為附設醫院除了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、研究題材外，其盈餘協助學校發展就是最重要的社會回饋，他是誠心堅持附設醫院使命的典型高醫領導者。

陳院長在天之靈，請安息。您一生奉獻協助高雄醫學院成長的志業、您言談間常說的「高醫的精神，高醫的傳統」——高醫要靠全體高醫人的努力，自立自強；我們高醫年輕的一代一定會秉持您的教誨繼續努力。今日高醫不僅擁有完整的醫療體系，更秉持創校以來的理想與價值，我們將發揚您們苦心孤詣所建構的高雄醫學大學。

編按：陳章義教授二公子陳立宗醫師為本校醫學系23屆校友、現任國家衛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兼癌症研究所所長，曾任本校教授兼附設醫院副院長



▲左一為蔡瑞熊校長，左二為陳章義教授



▲看診中的陳章義教授